

坚守现在诗系



黑夜里的素歌

翟永明诗选

白 马 主编



中国当代诗人精品大系

坚守现在诗系

黑夜里的素歌

翟永明诗选

门 马 主编

改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夜里的素歌/翟永明著.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3

(大变革文库·中国当代诗人精品大系/门马主编)

ISBN 7-80072-979-6

I. 黑… I. 翟…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903 号

黑夜里的素歌

翟永明诗选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市新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1/32 6 印张 135 千字

印数:10000 册

ISBN 7-80072-979-6/I·049

全辑定价:60.00 元(共六册)

出版说明

中国自由体新诗,是本世纪初汉语内在的白话运动和吸收外来语后变革创新的发展结晶。这以后至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迎来了繁荣的成长时期,奠定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基础。至四十年代以后,现代诗歌除在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少数地区和个别诗人中得到更精深的演进外,整个新诗运动开始呈衰退之势。四九年后,汉语现代诗歌这一传统,在大陆几乎被完全中断,只在台湾、香港等海外地区继续得以发展。整整三十年,大陆诗歌取得的唯一成就,也许只在于吸收改革了民歌的一些外在形式。这种以配合意识形态的歌咏为一统天下的传统诗歌,一直垄断到七十年代末,终于出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朦胧诗”为代表的“崛起的一代”。

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它不但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也对中国的文化艺术,特别艺术中的先锋形式——诗歌发生了深刻的冲击。可以说,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的十几年,中国新诗迎来了大创变、大收获的黄金时代。首先,“朦胧诗”诗的出现,就是“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直接产物。以北岛为代表的诗人们,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文革十年浩劫”的理性批判和历史反思;同时,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了大量的世界当代优秀诗歌营养,使中国现代诗歌艺术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并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当“朦胧诗”正在逐

步冲击传统诗歌的牢固基础并扩大自己的影响时,80年代中期,来自更年轻一代的诗人,在更广阔的领域,对这一新的诗歌语言权威,又发起了猛烈的挑战,结果是以86年《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为标志的“后朦胧”诗歌或“第三代诗人”的正式登台亮相。他们主要是来自于南方的诗人,如以四川为主体的“整体主义”、“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上海、江浙、云南为主体的“海上、大陆诗群”、“他们文学社”。然而,这一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还没能来得及在诗艺本身和诗歌理论上成熟,并取代主流诗歌甚至连“朦胧诗”所赢得的地位都没有达到时,即随着八九年动荡的时局和意识形态的大转变而跌入了低谷。

但是,八十年代以来短短的这十几年,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古老的诗歌大国至唐宋以后又迎来的一个诗歌复兴的时代,这期间,它为中国甚至为世界贡献出了很多重要的诗歌和诗人。进入九十年代,中国诗歌摒弃了八十年代的浮躁,迎来了更加深沉和冷静的发展阶段,以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姿态,更加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趋于成熟。但遗憾的是,这一兴盛的群体中的大部份诗人,或是歇笔改行,为生存各奔东西;或是孤军写作,在诗坛上默默无闻,以致给今天的诗歌爱好者和海内外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因为,这个时代重要的诗人和诗歌,大多一直仅以民间诗刊或个人油印诗集的形式出现,或散见于海内外报刊杂志,迄今为止都没能在国内更广泛和正式的场所得以出版各人的诗集。因此,整理和出版他们的诗作,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这在中国诗歌史和在出版史上,就具有开创性和填补文化空白的重要意义。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中国当代诗人精品大

系》，就不拘于某个时期、某个地域或流派、“主义”，而是侧重于诗艺本身的独创性为第一原则，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为主要特点，而且以大多数还没在国内公开出版过诗集为重要依据。因此，我们选诗标准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 属于“朦胧诗”早期的关键人物，但迄今尚未在国内正式出版个人诗集的诗人；

2. 在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各流派中，有广泛代表性的实验先锋诗人；

3. 在非主流诗坛中具有一定影响，且诗质独特，但一直被埋没的诗人；

4. 在各方面拥有广大读者群且诗艺不凡的诗人；

5. 属于7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

这是一项庞大的中国当代诗歌清理工作，我们拟首批出齐中国当代重要的36位诗人。但限于人力物力关系，只能尝试性地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短诗入手来启动这项事业。但愿它的出版，能解冻沉寂了十余年的中国诗歌冰层，推进中国诗歌艺术在二十世纪末的复苏，以真正迎来下个世纪中国诗歌的全面兴盛。如果以此为契机能让国人和世界真正认识到：我们这个古老的诗歌国度，诗的悠久传统并没有也不可能当代湮没，即是本大系和编者们的幸运。

大系编委会(执笔：门马)

1997年元月于北京

快乐和忧伤的秘密(代序)

钟 鸣

此刻,在我周遭,能让我随了岁月的消声匿迹,在孤寂的屋宇下,在大汗淋漓的夏日,在冬日的睡梦里,在对笔墨无计可施的反省中,还能时时惦着,清晰忆着的诗人,恐怕为数不多。我会不由自主地萌发奇想,噫,我的诗友,你究竟是怎样活过来的呢?你如何排遣着现代人的惶惑,不懈地写着?你对爱和恨,对生与死的看法又是如何……或许,有一天,我们不再相见,但只要一想起,除了欣慰,便没别的,没有悔恨,没有屈辱,没有大喜,也无大悲,除了客观,就是寂静——我想,在我生活里,小翟就是这样一个人。

记得,有次我对她发挥过这样的命题:我们这代人,由于各种原因,落入一种很危险、又很抽象的境地,作为孤零零的个人,抛弃表面给人的印象,要么是不幸福的,要么就是不道德的。话虽绝对了些,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幸福就像是人生一个段落的附产物,在正常推进的时间中,如果它平安自然地出现,像人们常言的“瓜熟蒂落”,那便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可塑性,爱情,事业,心理……诸如此类,但如果没出现,或延迟出现,那它就暗结了变异的属性,而如果,人出于本能,又特别渴望那本源的果实,必然地就会采取“非正常”的手段,或付出多余的代价——这样,非道德属性也就出现了。这并非是你能否抗拒的问题,没有谁能抗拒时代和时代的附产物。读读小翟的最新诗作《观察蚂蚁的女孩之歌》。里面有段,就最能

表明此种境况：“蚂蚁溢满了我的火柴盒/它所在的世界没有风/没有话语它们/轻轻一触 触摸到什么？/从那不可见的事物中/得到我们不可见的消息/这时我突然置身在那/巨大的冠冕 残忍地盖住我/她那巨大的呼吸和叹气/吹动我的命运我的身体/她在一个女孩子眼中的形体/火柴盒在她眼中的形体/是这个世界的变异”。这种卡夫卡似的缩微法，用来描述一个人的处境，他所置身于那国家，社会，时代的脆弱体验，是再合适不过的。就我所观察，在生活中，小翟从来不是那种“充气英雄”——即通过精神抽象法，自我美化为“文化”或“战士”，要撼大象，骨子里却是老鼠换血（诗人间，常称那种让目的变手段的写作动机为“换血”），那是老鼠和大象的关系，而小翟，却是蚂蚁与盒子。显然，在人生体验上，她与别人不同。她牢牢把握的是公共经验中个人的特殊性。而相反，许多人却是个人特殊性之外的共同经验。这就决定了小翟的诗歌风格，给予了我们阅读上一种断裂。

大概因为是最杰出的女诗人，许多人就难免把她和“朦胧诗”的代表人物舒婷相比。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只要不是简单的以优劣论处。大致说来，两人背景不同，写作氛围不同，完成的使命也自然不同。舒婷的写作技术要传统些，有明显主题化的倾向。诗所解决更多的是美学经验。固然有生活，但却是经过提炼，或美化，或忧伤化的。所以，时代一变，即列入“经典美文”一类。就写作本身而言，在舒婷那里，也几乎是青春期写作。它依赖诗歌生存的氛围，个人激情和前期无名者的状态。所以，难以终生维持。最多，维持一种身份。而在小翟那里，我们却依稀看到，未来职业化写作的特征：它艰难重重，却能终生不渝。小翟现在已过了不惑之年，诗歌尚能越

写越好，便是最好的证明。

接着前面的话题，那么，小翟的诗歌，是怎样给予我们一种断裂的呢？就个人风格演进而言，并不复杂。她最早的写作，开始于七十年代末。那是逃不掉的探索期，尚未形成风格。直到1984年，组诗《女人》问世，她遂一跃为最引人瞩目的诗人了。和那些乐观的美文相比，她的风格有些来路不明。正像她诗里写的：“夜晚似有似无地痉挛，象一声咳嗽/憋在喉咙，我已离开这个死洞”。这个死洞，或许要读完她所有的作品，甚至未完成的作品，方能明白，那是历史和个人互渗产生的深渊。而个人经验，则是这林中迷惑而不失一点生命挥霍的鸟儿，这渊里恐惧而又包容几分神秘的鱼儿。她和许多诗人一样，受到翻译诗歌的影响。尤其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但幸而普拉斯与艾略特，庞德或里尔克一路不同，她更置身于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经验，小翟正是在这点上，与她重合，相融。不像其他许多诗人直取某种风格，而导致了一种伪现代主义的趣味。因为这种趣味并未真正投合个人内在的经验。而更多是一种外在需要。因而对于社会，对于阅读，均是无效的。

直到1991年，小翟出游美国，最奇怪的是，她竟然就是在这一年，彻底摆脱了普拉斯的影响——甚或，所有外来影响。那年，作品不多，但却是一次转折。回国后，我曾好奇地说她，在纽约把普拉斯还给了普拉斯（普拉斯唯一的小说《钟形罩子》就是以此为背景的）。这些转折性的作品是《壁虎与我》，《玩偶》，《我策马扬鞭》。它们有了一种现代文学必不可少的趣味性。杨炼曾揶揄她写《我策马扬鞭》时，武侠小说看得太多。其实，后面名堂多得很。八十年代的诗歌，乱懵现代派，

观念叠出，枯燥无比。对时代和文化，又多错误的判断，也往往忘了文学的基本要素。小翟久处诗坛，是清楚那些通病的。不露声色，加以调整，故能常新。加上，在诗歌中，她一直把握着个人的生存经验，反省历史与时尚，便保持了一个现代诗人必要的警觉。这些在使她获得盛名的《静安庄》，《人生在世》里也有迹可寻。

如果说，她八十年代的作品，在形式上，多着力于较大型的组诗，而方法更趋于内心的剖述，那么，九十年代，她则更偏爱纯粹的短诗。而且，也由内心的剖述，转为一种外部事件性的描述——用批评的术语说，便是一种伪陈述。这种陈述，不是把某件事，某个人，某种气氛，抽象一番，用词语排列出来，而是抓住一种近似于哲学的本质性，对事物的基本原子，进行陈述。这是现代意识所使然。所以，称她使用的方法是“微观哲学”不为过。她属于那种天生就能从生活中提取方法的人。加上多愁善感，既粗旷又冷静，便获得了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是因词语的表面效果而产生——恰恰许多人是靠这个——而是依赖于个人经验。

这些经验，除了生活不断强加给人的、支离破碎的杂粹和新玩艺，最主要的是置于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销魂的颜料在紧握的手中/一天天变成无言的风暴”，它具有财富和棘荆这样的双重性：它使诗人，一生暗含精神性的、也是周期性的刺激，少有人发现；但同时，它又给予诗人以一种非垂直性的幸福——“笔下灵肉交融，使自己昏厥/又唤醒体内残存的狂喜”。这种双重性，一直贯穿着小翟的写作始终。如果，你曾读过她的《女人》，《死亡图案》，和这本集子中的最完美无缺的《十四首素歌》，那就不难发现，什么样的经验捉弄着她的命

运：那是她和母亲的对话，从一开始它就没有消失，以后，也不会消失。但从认知的角度，却变化无常。她有句诗将此表达得最为准确：“内省的眼睛，长在很多地方”。那是明白无误的，也是神秘兮兮的。正是这点，诗歌的温柔敦厚，才把她的欢乐与忧伤统一起来。其过程，也就是诗秘密酿造的过程。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自己的作品里写道：有了秘密，只是美丽些。小翟的诗，可说应了这句话。因为，她的经验和经验之表达，已远远越过了生死速度，越过了幸福和时代的非道德属性。

1997年2月于成都

目 录

翟永明诗选
黑夜里的
素歌

| | |
|----|--------------------|
| 1 | 壁虎与我 |
| 3 | 午夜的判断 |
| 6 | 深夜两点 |
| 8 | 西部的太阳 |
| 10 | 我的印度邻居 |
| 12 | 塔 |
| 13 | 甲虫 |
| 15 | 二月的一天 |
| 16 | 变化 |
| 18 | 女友和一个陌生男子 |
| 20 | 莉莉和琼 |
| 35 | 身体 |
| 39 | 玩偶 |
| 41 | 孤独的马 |
| 44 | 去过博物馆 |
| 47 | 星期天去看贝岭 |
| 50 | 关于不可能的爱情、回忆和 时间 |
| 53 | 俄罗斯舞蹈 |
| 55 | 咖啡馆之歌 |

翟永明诗选
黑夜里的素歌

| | |
|-----|------------|
| 62 | 重逢 |
| 69 | 丧失惯性的那舞蹈 |
| 74 | 祖母的时光 |
| 77 | 孩子的光 |
| 80 | 敏感的萨克斯 |
| 82 | 玩偶之家 |
| 84 | 道具和场景的述说 |
| 95 | 落水山庄 |
| 97 | 脸谱生涯 |
| 103 | 以山中房子的名义 |
| 106 | 一个朋友的死讯 |
| 111 | 剪刀手的对话 |
| 117 | 时间美人之歌 |
| 122 | 三美人之歌 |
| 128 | 编织和行为之歌 |
| 132 | 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 |
| 138 | 乡村茶馆 |
| 144 | 游泳池边 |
| 147 | 飞碟 |
| 151 | 凯特 |
| 155 | 小酒馆的现场主题 |
| 161 | 十四首素歌 |

壁虎与我

你好！ 壁虎
你的虔诚刻到天花板上
你害人的眼睛在黑暗中流来流去
我的心灵多次颤栗
落在你的注视里

不声不响，一动不动
你的沉默如此可怕
使我在古老房间里奔来跑去

当我容光焕发时
我就将你忘记
我的嘴里含有烈性酒精的香味
黑夜向我下垂
我的双腿便迈得更美

我来到何处？与你相遇
你这怕人的 温驯的东西
当你盯着我 我盯着你
我们的目光互相吸引
异邦的生灵

隔着一个未知的世界
我们永远不能了解
各自的痛苦
你梦幻中的故乡
怎样成为我内心伤感的旷野
如今都双重映照在墙壁的阴影

我死了多久？与你相遇
当我站在这儿束手无策
最有力的手也不敢伸出
与你相握 那小小爪子
比庞然大物更让我恐惧
走吧 壁虎的你
离开阴影 如我一样
向更深处寻觅

1992.9.23

午夜的判断

人须有心事 才能见鬼
才能在午夜反复见到
幻灭中的白色人影
不然这普遍的声音
充满房间 反复吹动
只为一人所听 漫无边际的
大脑中 回忆爬过头顶
在目击的事物上结网

每夜我都害怕
梦中依稀的脚步
无声无息走上楼梯
反复走动 只为一人所苦
睡前饮下的药物
将我与白昼切断
温柔体贴的爱侣在我身边睡去
怡然自得 全然不知我夜晚的精神
在他乌有世界之外

人须有心事 才会害怕
才会在白天的墓碑上

发现自己的死期
不然死人的来信
不会反复击中我的心脏
反复告诫 这基本的
不可见的事物 强有力的到来
它擅长于此 从内心
能感到它的威严

每夜我都醒来 紧闭双眼
面容依稀的人形反复出现
周围的墙和天上的墙
在错误中合拢
双臂上同伴的头颅不停跌落
为我担惊哭喊
我的来世成为他梦中的负担
陌生的空间在黑暗中沉浮
加重我熟悉的味道

人须有心事 才会死去
才会至今也认不清世界的面容
不然我们的祖先将反复追问
这凄惨的 集中了一切的命运
一个人的死包容了所有人的历史
一个梦包容所有死的方式

每夜我都作梦 午夜两点